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九十至九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徐鳳翔

繹史卷九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宋景公滅曹 子卓附

史記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

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

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後附子韋

吕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歳公曰歳害則民

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

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鷃蒸以䆿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漢書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曹在春秋最為小弱唯是附大國以圖存也自昭共

以來十有餘君凡霸主之征伐盟會無役不從蕞爾之邦順天者存亦可謂善保小國矣伯陽即位納樂大心而起釁於宋於是衛靈好兵閒歲來伐宋乘其敝尋師不一遂圍而入焉執其君以歸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以迄於亡故春秋恥焉然以時考之晉業衰矣自救不暇安能庇曹曹不務修政而辯言是聽田弋是崇公孫彊用不祀忽諸彼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紀哉自負羈弗用而赤芾三

百欣時守節而子違宗祧德之不建君子知曹祚之不長也其來久矣

繹史卷九十

繹史卷九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敬姜之賢

列女傳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盻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却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名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絉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

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黄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

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晝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晝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絶者捆也捆可以為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開内之闕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内史服重任行逹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

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

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𦞦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寢門之内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

之闇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

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

恐怠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閾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

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以其好内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韓詩外傳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令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

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禮記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檀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公父文伯之母喪夫而寡勤身守義成子令名孔子屢稱之惜乎其為季氏婦也使魯有是臣安得有僭竊踰越偪君專國者乎其言必合經其動必循禮諡之曰敬不亦宜乎

繹史卷九十一

繹史卷九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名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

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詩說蝃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此無所據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

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

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大義悖謬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

求珠雖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

孔叢子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

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茍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左傳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

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

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

宫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統〇祭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

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櫜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

從己刼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

王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衛侯夢於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十八年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

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噪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納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

乜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於越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

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孔叢子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

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吴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吴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

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内以别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戰國策犀首伐黄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黄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黄城則功大名美内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

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南文子相悼公知此犀首非公孫衍也蓋晉國之官名

衛靈公之無道也宮中蕩亂夫人宣淫桑中有狐之刺不若是其甚也大子蒯聵恥於婁豬之歌憤欲除淫敗而出走其仁孝未逮於申生而受譖不假於毒胙輕動寡謀適自敗耳靈公薨命傳位庶子郢郢不受而立亡人之子輒為出公者暫守宗祧迎父致國

可矣乃貪位犯逆稱兵拒父穀梁氏曰輒不受父之
命所以尊王父也嗚呼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南子詃
絺帷以見孔子聽璘車而識蘧瑗其才智類有能過
人者故婦行雖薄而善惑君心朝士大夫亦交助焉
蒯聵之奔坐以殺母之名錮以嚴君之命歷年不返
國人忘之輒假王父之命衆共樂從仲尼之徒且有
願為之死者迷而不反所自來也出公立十三年而
莊公蒯聵入莊公立二年而出公輒又入蒯聵之入

也晉趙鞅助之其再出也趙鞅伐之輒之入也齊人助之其再出也羣臣共逐之矣蒯聵之殺於己氏輒之死於越也父子相驅喪身亡國孰謂非靈公之貽謀不臧亂命以胎禍者乎靈公之世公孫戍北宮結奔魯趙陽奔齊公孟彄奔鄭皆畏夫人也莊公立瞞成褚師比孔悝皆奔宋大叔遺奔晉出公復立而逐石圃其君廢置不定其臣奔走弗遑衛國之亂越三世而不靖二十餘年而未寧也夫子之急欲正名豈

無謂與

繹史卷九十二

繹史卷九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惠王滅陳

左傳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

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六年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禮記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檀弓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歳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說苑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

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

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是益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據云前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勾踐之女

左傳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韓非子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荆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詩外傳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

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左傳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虆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

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據以為信

左傳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顙廣顏色如浹

頳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

左傳十八年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

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淮南子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危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

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附巳下

新序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

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新書同

國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退三舍

史記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

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楚靈王滅陳蔡以為縣平王即位而皆復之春秋以為有禮陳惠公反國以來事不多見惟雞父之戰陳夏齧從楚而見獲時方德楚雖獲無憾也懷公初立從會召陵晉定不競羈縻以從事而已及吳子入郢來召懷公逢滑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果其計利害之審與抑何其昵楚之甚與自是陳吳結怨閔公

專於從楚滅頓圍蔡皆從事焉夫楙德無厭吳楚一也楚虔戕然陳社為墟棄疾懲敗假興滅為名耳怨深於德夫亦有何可懷乃蔡能控吳以報己辱陳反比楚以虐同仇是誠何心楚惠既立陳乃叛楚即吳問何以叛則夫差彊盛閒歲伐陳昭王卒而弗克救也楚人曰我昭王之卒以救陳故也今日背德不可不問於是怒而伐陳明年又伐之吳札來救不戰而還夫陳既背楚楚之出師信有辭矣然楚不庇陳陳

即吳豈得已哉且為陳亦難矣從楚則吳侵從吳則楚伐不自恃而恃人雖欲無亡不可得也獲麟以後吳楚方爭楚氛日惡吳援不至陳又多故諸大夫或奔或殺莫能克協至哀公十七年而楚滅陳矣始靈王之滅陳也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至今五十二年果天道邪抑人事邪靈公可亡而不亡哀公已亡而仍不亡閔公既卒亡矣乃亡於陳而興於齊猶復亡而不亡也實賴

公子完之後有虞氏之冑元女大姬之所出社稷可屋而子孫不可絶舜之明德遠矣亡陳者楚亡齊者陳信乎其有天道也

繹史卷九十三

繹史卷九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白公之亂 市南宜僚附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寛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說苑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

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髙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淮南子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屈建

在康王時二書相承而訛　孔叢子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

者衆矣俱以為賢人令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列子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

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
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葉方城之外皆
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
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
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

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宫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宫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淮南子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注云乘之以劒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也　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國語子西使人名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名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

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旣而得入而矅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茍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

其忌恐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髙曰不然吾聞之曰惟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髙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髙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髙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

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𤯝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

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髙以疾閒居於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荀子葉公子髙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髙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列子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

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韓非子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說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

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新序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名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我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

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劔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劔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

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禄於國有位於廷

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令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禄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說苑同

淮南子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

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新序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

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刧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列女傳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

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莊子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

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来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說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
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
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
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
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
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

王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

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

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

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叔敖與孔子異時人此寓言也

葉公諸梁可謂賢矣先識白公之必亂其後能定之

居方城之外而繫國人之望不賢而能之乎圉公買

王以出府箴尹反正而除賊幾於君弒國亡而後卒寧殆天之祚楚也亂之而治危之而安嗚呼異哉

繹史卷九十四